

薪火相传 国粹生辉（一）



《蔡文姬》李宏图饰董祀、王蓉蓉饰蔡文姬、杜镇杰饰左贤王（左至右）

——北京京剧院“非遗”传承人专访

文/麻雯 韩旭 咪拉 图/张保旗 赵苏乐

北京是世界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城，积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京剧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被誉为“国粹”，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多年来，北京京剧院博采众长、突破创新，遵循艺术发展规律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北京京剧院在“非遗”传承人才的保护上高度重视，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，使得院团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

每一个传承人都有着一段难忘的故事，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镌刻着一片深情。

张学津：学余宗马，戏唱人生

我把《北京纪事》2011年第1期交到张学津先生手里，他快速地翻看着，直到看到采访北京京院院长李恩杰那篇，才停下手来。他细细地看着那些京剧演员的表演剧照，自说自话道：

“哦，这是杜镇杰，这是赵葆秀、王蓉蓉。”采访前，张先生的家人再三嘱咐我，别和他聊的时间太长，他的身体还需要调理。张先生也频频点头，告诉我

问题挑主要的问，不过采访一聊起来就是两个多钟头。采访间隙，张先生的家人无奈地说：“他就是戏，你要和他聊别的，超不过三句半，可要说起戏来，一天都说不完。”

生在梨园很幸运

原先在电视里看过张先生的表演，就觉得他有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转起来好像会说

活。现在张先生卸了妆，从荧屏后走到荧屏前，双眼大得仿佛牛铃一般，说话间灼灼放光。张先生告诉我，如果从他奶奶那一辈算起到他的侄女，张家已有4代人从事戏曲工作，算是梨园世家了。他觉得自己特别幸运，能够降生在这样一个艺术大家庭里，遇到那么多好老师，可以看着北京京剧团（北京京剧院的前身）演的戏长大。

1948年，张学津的父亲——张君秋先生随马连良先生一同去香港演出，随后北平（现北京）即将解放。由于当时战事紧张，航空已中断，香港的钱寄不回来，家里的孩子一天一天地长大，家里的日子却突然窘迫起来。怎么办？张学津的母亲是个有主见的人，她想孩子们都大了，一定得上学，而且要有一技之长。她便把自己的首饰卖了，供孩子读书，并请了先生来家里教孩子学戏、练功。后来张学津又被叫到米市胡同大吉巷跟陈喜光先生学老生，学了一出《三娘教子》和一出《捉放曹》。

1952年，张君秋先生和马连良先生受到周总理的召唤，从香港出发由南向北一路唱回了北京。张君秋回来后听说儿子开始学戏了，喜出望外，正巧他要与马先生在西单长安大戏院演《三娘教子》，需要个娃娃生演小孩儿，便叫儿子来演剧里的小孩儿薛倚。张先生告诉我，这是他第一次登台，第一次登台就和两位京剧艺术大家同台，对他之后的京剧艺术之路影响颇深。演出之前在后台，张学津见过了马爷爷，马爷爷嘱咐他上台甭害怕，又叫管梳头的师傅给张学津用水彩化妆。临上场之前，张学津的心扑通通有些跳。待到净场，他大喊一声：“走啊！”紧接着过

门一拉、调门一转，张学津迈着步子第一次走上了舞台。张学津感到台上灯火通明耀人眼，台下却黑黢黢的一片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戏啊。他头一句唱罢，台下稍有反应；二一句“怀抱着圣贤书转回家园”，台下就已经有叫好的了，这一句好倒把张学津吓一跳，以为自己唱错了呢；再唱完“都道我无亲娘好不惨然”又有一个好，张学津就知道观众这是在鼓励他呢。由于这是张学津第一次登台演戏，所以奶奶、母亲以及家里的老老少少齐出动，都去给张学津捧场，回来后大家都夸他演得好。张学津的父亲则开始与孩儿的母亲商量，想让家里的孩子们报考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（即北京市戏曲学校的前身）。

“闲来置，急来用”

当时的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，校长是京剧花脸的一代宗师郝寿臣先生。他对学校倾注了全

部心血。在张学津的记忆里，郝寿臣先生是一位慈祥的老人，皮肤很白，戴一副眼镜，留一撮山羊胡，个子不高，脚很小，总是穿一双黑礼服呢的中式圆口鞋，鞋底边总是白白的，经常穿一身黑色的中山服，非常干净。

那时学校的条件很艰苦。张学津和他的同学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九块五毛钱，食堂是八个人一桌，都站着吃。不过即便这样，学校的学生们都是多年如一日，勤勤恳恳地学戏。1954年9月1日开学典礼，学校第一次奖励“五好学生”。张学津第一个从郝寿臣校长手中接过奖状，奖品是一条毛巾、一块四合一香皂，还有一本红皮小笔记本，有书法家宁伯龙先生书写的：“奖给五好学生——张学津”，落款是“郝寿臣校长”。张先生跟我说，要特别感谢北京京剧团（北京京剧院的前身），感谢团里马、谭、张、裘、赵等艺术家。因为学校当时经费特别有限，是





张学津在《龙凤呈祥》中饰演的乔玄，让戏迷看完赞不绝口、彩头不断

他们演出之余进行义演，帮着学校筹集经费。

1962年，文化部和北京市委向张学津等年轻京剧演员提出挖掘老戏，继承传统，叩拜名师。当时父亲建议张学津说：“你在学校，王少楼先生给你打下了余派的唱、念基础。你还应该加强的是表演，要多学做工戏，建议你拜马连良先生为师。”张学津听了父亲的话，拜了马连良先生为师。一开始，张学津去马爷爷家，之前都是先打个电话，问马先生有没有时间，先生说你来吧，张学津就洗好脸，坐公共汽车过去。后来他和马爷爷熟了，知道了他的生活规律，电话也就免了。京剧界有句老话，叫“师徒如父子”。在与马爷爷的接触当中，张学津着实感到了这句话的真切。张学津去马爷爷家，经常陪他遛弯、洗澡，给马爷爷捶腿。张学津知道，马连良先生一直都把他当自家人看待。马先生给张学津指点的时候告诉他，没事要多背，要闲来置，急来用。平时锱铢积累，到登台的那天才能赢得观众。

当时跟名家学戏与在学校和老师学不同，更多的时候要靠自

己多看、多听、多记。因为当时马连良先生经常有演出，张学津只能通过剧场观摩的方式学戏。他都是偷偷站在戏台柱子的后面，观众看不见他，但他可以近距离看到马先生表演。站到腿都酸得打晃儿了，他就悄悄溜下舞台，然后去看台二层，因为那里有台阶，可以坐着看戏。张学津说，他后来能为马先生音配像，完成58出戏中的51出，完全得益于这种学戏的方式：他在戏台柱子后面，可以近距离观察马先生一举手、一投足，每一个表演动作；而在看台二层，他又能清楚地看到马先生表演时在舞台上的走位。张学津闭上眼睛，把手按在额头说：“现在我一闭眼，他唱戏的画面还清晰可见。”

一段“反二黄”让他家喻户晓

1964年，张学津参加现代戏《箭杆河边》的排演时，剧组请来了很多艺术权威。当时张学津只有23岁，可他听说唱腔设计师要为那段“劝癞子”的中心唱段安排反西皮唱腔时，就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。他认为“反西皮唱腔”与人物情感有差距，改唱“反二黄”更合适。当时导演

很开明，叫他们回去各自编创这段唱腔，一个星期后回来唱，谁的好听用谁的。为了编好这段唱腔，张学津蔫不出溜地把父亲的录音机拿来，边录、边编、边唱。摸着石头过河，一遍又一遍，终于确定“反二黄”散板起唱。之后有一天早上，他无意间从脑海里蹦出京韵大鼓的唱腔，感觉很上口，就拿出录音机，把这段录了下来。最后张学津编的这段唱腔得到了剧组一致的好评，后来这段“劝癞子”的“反二黄”风靡北京，收音机里天天都播。人们因此认识了张学津，张学津也因此开辟了另一条戏路，可以“传统、现代”都唱，两条腿走路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“帝王将相”被赶下台，传统戏不让唱了，张学津也被打进牛棚，一关就是9个月。虽然每天上午要劳动，下午要写检查，但他说9个月学到了不少东西，几乎成了半个瓦匠外加半个木匠。团里的桌椅板凳坏了，房子的墙要粉刷了，房顶子的瓦要换了，都找他。1969年，在周总理的力保下，张学津被调到上海，唱样板戏。张学津感慨地说：“多亏了《箭杆河边》，要不可能‘文革’十年一天戏也唱不了啦。”

京剧文化的保护、创新与传承

1979年，张学津随京剧团去西德等欧洲发达国家演出。张学津回忆道：“当时我们观念上有些误区，认为老外只看得懂武戏，他们就爱看猴戏。但实际上老外给我们的回答不是这样，我们演武戏，他们说他们这有杂技；我们演《三岔口》他们说他们这有哑剧；最后我们演《杨门女将》这些老外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从《杨门女将》里看到

了中国人的红白喜事是怎么过的，看到了和他们不一样的文化。”

说起“画龙点睛”，张学津首先感谢的就是他的父亲张君秋。那时候，张学津刚刚分配到李元春先生的剧团不久，他父亲张君秋给他找来了豫剧《画龙点睛》的剧本，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：他叫张学津别演马周，而改演唐王李世民，并把李世民改为主角，突出贞观之治时求贤若渴、整饬吏治的主题，以微服私访、治理贪官、寻访贤臣并委以重任为主要内容，这个戏就立住了。而不是仅仅表现马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对朝廷不满，借画一只只有眼无睛的瞎龙来辱骂皇上。之后张学津请来原作者孙月霞，按他父亲提出的立意来改编成京剧剧本，并在王雁老导演主持下，按照老北京京剧团的传统排练方法，很快就排演成功。在排练的过程中，张学津也作了创新的尝试，他不仅在扮相上大胆采用唐装，而且在演唱上处处刻画

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的庄重、务实、贤明和开通，把李世民的艺术形象塑造得很成功。1991年，京剧《画龙点睛》无可非议地获得了首届文华大奖。

从1994年到2006年的12年间，张学津一直为京剧音配像工程努力，为恩师马连良先生在民国十八年灌制的老唱片配像。说到这里，张学津特别要感谢一个人——中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。众所周知，李瑞环特别喜爱京剧，车里面的京剧磁带一大摞。有时候李瑞环在车里听京剧，有叫好的声却没唱戏的声，他就琢磨，肯定是艺术家的动作贏了个满头彩啊。就这样，在李瑞环的建议和努力下，京剧音配像工程应运而生。张学津说，这项工程是保留火种的做法，它完备了梅、尚、程、荀、马、谭、张、裘、赵等前辈大师的艺术作品，是一件彪炳千古的大好事。

采访的过程中，张老师的电话响了，是学生找他约时间学戏。这之间，张学津的家人告诉

我说：“他的学生实在太多了，院里朱强、高彤、宋昊宇、穆宇、王金钟等都是他的学生。平时经常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有没有时间。他也特别愿意教戏，有时候在医院，他一手输着液，还一手比划着和学生说戏。”

穆宇今年刚刚23岁，从小就是个京剧明星，7岁起至今获得过多个京剧奖项。他十多年前就把拜张学津为师当作自己的梦想。2005年，他终于得偿所愿。有幸得到名师的亲传亲授。“教学生还应该像原来那样——言传身教。有的老师跟学生说，你去看录像吧。学生看录像，看着看着就不会演了，为什么？他说他演的角色有时候不在镜头里。”张学津意味深长地说，“还是我们那种学戏的方式好，老师在前面演戏，我们在后面跑龙套，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了。所以我现在教徒弟还是习惯一对一，而且我们都上岁数了，教学生不能再留一手了，趁着教得动，一定要多教些。”



张学津在《画龙点睛》中刻画的李世民——庄重、贤明、务实、开通



张学津饰演孔明

老旦状元赵葆秀



《三关宴》饰演余太君

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赵葆秀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毕生所学传授给学生们。从9月到11月下旬，来赵葆秀家上课的学生络绎不绝，密集得几乎“塞车”。

采访就在赵葆秀上课的间隙进行。赵葆秀嗓门嘹亮，中气十足，两个小时没喝一口水，声音没有一丝疲态。赵葆秀说，这就是老旦的特点，全部用大本嗓，如果不注重发声方法，很容易毁嗓子。而赵葆秀保养上佳，比年轻人的劲头还足，可见其艺术生命依旧旺盛。

从上山下乡到《杜泉山》

赵葆秀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，父亲在解放前就是副教授，母亲非常热爱京剧。9岁那年，母亲带她去人民剧院看了两次戏，没想到她一下子被台上美丽的扮妆、悠扬的唱腔所吸引，爱上了京剧。赵葆秀打小就是艺术胚子，就连哭声都震人耳朵，身

量苗条，性格活泼，父母都觉得她是搞文艺的料。后来，母亲在《北京日报》上看到了戏校的招生广告，她便在家人的支持下于1959年考入北京戏校。那时她刚刚11岁。

考进戏校分行当，赵葆秀分的是老旦，还问老师老旦是什么，当得知老旦就是老太太的时候，赵葆秀深深地失望了，躲在后面哭了很久。即使不喜欢也不敢说，只好硬着头皮学下去。上二年级的时候，在和平里的煤炭礼堂演《岳母刺字》，赵葆秀一个引子没打完，台下掌声四起。那次演出掌声特别多，赵葆秀很有成就感，从那以后才真正喜欢上了老旦行当。

赵葆秀的父亲是教日语的，又是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，“文革”中，他便成了“汉奸”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赵葆秀也成了“黑五类”。戏校毕业分配，成绩优异的她原本可以分配到江青直接领导的样板团，却因家庭成

分的问题备受舆论攻击，从而被分到门头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。下乡的地方叫上苇甸，从门头沟县城坐上拖拉机一路上山，到了那几天都快黑了。几个姑娘住在老乡家里，屋里没有灯，摸黑睡下。大通铺，谁也不敢睡边上。赵葆秀充大胆，睡靠墙的里边。一晚上总觉得隔壁硬硬的不知什么东西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差点吓晕过去——一口棺材！那时候农村老人都有个传统观念，要看见自己的棺材才踏实。经此一吓，赵葆秀再也不敢充大胆了。

白天修山路，把大石头开成小石块铺路基。女生扶钎子，男生抡大锤。冬天，生生把虎口都震裂了。赵葆秀对于男女分工不服气，索性自己接过来开始抡大锤。大概因为年轻的关系，多么累的体力劳动都不觉得苦。9月份，门头沟满山的山楂。同学们放下大锤就蹿上山摘山楂，年轻万岁，什么条件下都挡不住快乐。

的心。

在门头沟劳动了不到3个月，一纸调令，赵葆秀去样板团报到了。当时的任务是排《杜泉山》，即样板戏《杜鹃山》的前身。阵容特别豪华，裘盛戎先生饰演雷刚。为了排戏，大家一起深入生活，下煤矿，爬黄洋界。裘盛戎先生那时55岁，患有肺气肿、依然在学生的搀扶下艰难地爬上了黄洋界。排戏的时候，年轻辈儿的在台上唱，裘先生坐在边幕上听，听完以后招手叫他们过来，一句一句地指点。“到现在我还记得几个地儿，他那不是一般的指点，不但字正腔圆、唱的是人物的感情。”赵葆秀深深感动于老一辈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。极为可惜的是《杜泉山》只排了3场就被勒令下马了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时至今日，赵葆秀都为这部戏深感遗憾，

“我饰演杜妈妈，有一场戏是送番薯的情节，我当时的调门是二黄G调（正宫调）。我下山以后，裘盛戎先生看着我的背影用我的调门唱四句散板。裘先生唱的字、气、味别提多漂亮！他唱完这四句，整个排练厅炸窝了，大家兴奋得不得了。裘先生55岁还唱得那么让人震撼。现在觉得太遗憾了，这一版要是成功了，绝对是精品。裘先生转年就因肺癌去世了。”

由于家庭问题，赵葆秀再次被打入五七干校。盖房子，拔稗草，手掌肿得两只手那么厚，身体承受着劳苦的酷刑。干校不许练功，大家就偷偷跑到麦秸地里喊嗓子，也没把功夫搁下。

两年磨一出《李逵探母》

1972年，因毛主席普及样板戏的指示，赵葆秀回到了北京市京剧团。从19岁到21岁，黄金年

华都从事了体力劳动，终于重返舞台，赵葆秀十分珍惜，几乎演过所有的样板戏。“文革”后，老戏重返舞台。虽然上学时打了7年的老戏基础，十年没碰，也忘得差不多了。赵葆秀马上重新找老师学老戏。1978年底，赵葆秀辗转找到著名的老旦演员李金泉，学习两年之后正式拜李金泉老师为师。拜师之前，赵葆秀跟李金泉老师提出，想同时拜何盛清为师，因为在干校的时候，何盛清老师鼓励、指点过赵葆秀。才21岁就离开舞台，当时赵葆秀情绪比较低落，何盛清老师对她说：“姑娘，别灰心，瓦块也有翻身的日子。”语言很通俗，但是道理很深。赵葆秀听懂了，在那段灰暗的岁月中看到了希望。没想到李金泉老师爽快地同意了。

1981年，北京京剧院在陶然亭举行了大型拜师会，好多艺术家到场，随后举行了新年演唱会，给青年演员崭露头角的机会。赵葆秀唱了一段《李逵探母》的反西皮二六，一炮而红，大家纷纷赞叹，“赵葆秀大变样了！”赵葆秀说：“我跟李老师

学戏后，懂得了很多表演的道理。我很喜欢李老师声情并茂的表演风格。”拜师之前，有一次电台里播放李金泉和袁世海先生的《李逵探母》，赵葆秀当时听得泪流满面。还没看他们演戏，光听声音就被感动成那样。跟李老师学戏以后，赵葆秀达成心愿，学习了《李逵探母》，同时，也接触了袁世海先生。

第一次开预备会，袁世海先生就提出要对原版的《李逵探母》作一些修改，削直李逵探母这条主线，并对主题作进一步深化，加一场李母见李达的戏，以李达的不孝衬托李逵的孝。《李逵探母》是上世纪50年代袁世海和李金泉的代表作，30年后居然自我否定，再去完善。袁世海先生和李金泉老师两个老艺术家的创作态度，打动了赵葆秀。在她看来，这才是艺术继承与发展的理念，更是打造精品不可或缺的精神。

李金泉老师是著名的唱腔设计家，开完会，他一回到家就开始为改编后的《李逵探母》设计唱腔。第二天早上十点多，赵葆秀去李老师家。师母跟她说，



《风雨同仁堂》李崇善饰大查柜，赵葆秀饰乐徐氏，叶金援饰二查柜，刘建元饰乐八爷（左至右）

昨晚晚饭热了6次，李老师设计唱腔废寝忘食，直到凌晨4点多才睡下。听到赵葆秀来了，李老师也起床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昨晚设计的唱腔唱给赵葆秀听。赵葆秀听完后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“实在太好听太动人了！”

这出《李逵探母》排了两年，袁先生不让演，觉得不满意，说李逵和李母两个人一定要珠联璧合、声情并茂。磨了整整两年才正式演出，一演就轰动了。赵葆秀从这部戏中领悟到，

“艺术创作需要铁杵磨针、精益求精的精神。这出戏给我这一生打下了好基础，无论从京剧的继承，看老一辈艺术家的创新，还是对传统京剧人物的表演上，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。”

丰富老旦剧目《八珍汤》

演完《李逵探母》的赵葆秀已有一定的名气。演过几出戏之后，李老师对她说：“葆秀，你要有你自己的戏。”简简单单一句话，却为赵葆秀的艺术道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很多年后赵葆秀才明白老师这句话蕴含的道理，“在继承的基础上也要搞创作，丰富老旦的剧目，发展老旦这个行当，进而推动京剧事业的发展。”

老旦这个行当的戏不是很多，只能自己到处淘换剧本。有一次，吴祖光先生看了赵葆秀演的《李逵探母》，当场表扬她说：“这个青年演员前途无量。”一心惦记着剧本的赵葆秀开口就问：“吴老师，您有剧本吗？”谁知，吴祖光一拍手说：

“我还真有一个剧本，我改编的《三关宴》，你演着合适。”

拿过剧本，请李老师设计唱腔。李老师住在金鱼池，每天早上去天坛公园锻炼身体。赵葆秀

原在陶然亭练功，为了更好地学戏，跟李老师提出来，“我能每天早上陪您去天坛吗？”老师微笑着点头默许了。这样赵葆秀每天早上起得更早，先去老师家，再搀着老师去天坛。老师先打太极拳，她在一边喊嗓子，然后再一起琢磨戏。老师一边设计，她一边试着音，可谓真正的量身打造。1982年，《三关宴》首演，反响特别好。其中有一场长达13分钟、对演员的功夫是极大考验的戏被《名段欣赏》留了下来。

排完《三关宴》，赵葆秀又开始紧锣密鼓地找戏。有一回她在老长安戏院看重庆京剧团厉慧兰演的《三进士》，联想到《北京晚报》一则不孝子女的社会新闻，灵感突现。赵葆秀把老师请来又看了一遍戏，看完戏一路往家走着，《三进士》的修改方案框架就基本出来了，这就是老旦的精品戏《八珍汤》。到现在，这出戏有十个以上的剧团都在用。能否流传下来，是一部戏够不够好的重要标志。《八珍汤》成功地流传了下来。

后来赵葆秀主演的《金龟记》《风雨同仁堂》等戏均成了老旦挑梁的精品戏。而不是她主演的戏，哪怕是一个戏份很小的配角，赵葆秀也能让角色发挥出最大的光彩。她所饰演的角色，无论是《梅兰芳》里的福老太太，还是《袁崇焕》《下鲁城》等等，均获得了“优秀表演奖”，而据说，1995年的文华奖，差点颁给《孔繁森》里饰演藏族老妈妈的赵葆秀，而她在里面只有一场戏。

30年难忘师生情

从戏几十年，赵葆秀已经成为老旦行当最具分量的演员，她创作的老旦挑梁戏最多，拿的奖



与师父李金泉先生合影

最多，是第一个摘取“梅花奖”“文华奖”“梅兰芳奖”桂冠的老旦演员，更是享有“老旦状元”的美誉。这些荣誉，与赵葆秀自身天赋和努力密不可分，但是也离不开老师李金泉先生的悉心指导。30多年的师徒情，数不尽的小事印证着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赵葆秀跟爱人连夜请中医来给老师看病，早上药店不开门就去抓药。赵葆秀的爱人代赵葆秀行孝，陪李老师去外地演出，后台条件很艰苦，他就拿着盆给李老师接尿，不让老师去外面上厕所。因此师娘在世的时候特别看重赵葆秀两口子的人品，跟李老师说：“这孩子你好好教，错不了。”而李老师也深以赵葆秀为荣，过生日什么的一定要等赵葆秀，如果她实在有演出来不了，老师宁可换日子。

对比现在年轻人的条件，赵葆秀非常感慨，“现在年轻人的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，物质条件就别提了，领导替他们掏课时费。我们那时候条件那么差，即使尽我们最大的力量，老师也没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，只能从生活上一点一滴地报答老师。”

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赵葆秀说她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把她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传给下一代。

芳华无限大青衣

——张派青衣王蓉蓉的京剧情缘

沐浴在通明的灯光中，面对观众饱含赞许的眼神，这一刻，她的灵魂仿佛开出一朵绚烂的花朵。她微微启朱唇，圆润洪亮、流畅细腻的嗓音响遏行云。她沉浸在京剧巨大的魅力之中，戏里戏外，梦醒梦回，一切都真实可感却又空灵缥缈。她与京剧人物的命运彼此交融，千般情愫万般柔情，均在如泣如诉的唱腔中汨汨流出。

这便是北京京剧院当家青衣、张派传人王蓉蓉，已然在京剧舞台上活跃了30多年。她深爱这舞台，奉献一生亦无怨无悔。

初入梨园，孜孜以求

1961年，王蓉蓉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，是家中的长女。虽然不是来自梨园世家，但王蓉蓉天然地对音乐抱有好感。十二三岁时，当王蓉蓉看到电影《杜鹃山》时，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柯湘

这个人物。当时整个中国正处于“文革”中，广播电台一天24小时循环播放8个样板戏，“随时随地都能听到”。年幼的王蓉蓉对每一出戏都倒背如流，戏中塑造的英雄人物李铁梅、杨子荣都是她的偶像。王蓉蓉常常情不自禁地跟着半导体哼唱起来，京剧就这样在她心里埋下了种子。

16岁高中毕业后，怀揣梦想，王蓉蓉只身从辽宁鞍山赶到北京，报考了中国戏曲学院。王蓉蓉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，但她端庄的仪态、优秀的嗓音和对京剧的执着打动了戏曲学院院长史若虚。在与众老师商议后，慧眼识珠的史院长破例录用了这位“爱京剧近乎痴迷的小票友”。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，王蓉蓉在心怀感激的同时，发誓要在京剧舞台上有一番作为。

中国戏曲学院首届大学本

科班共20名学生，9女11男，王蓉蓉是6位旦角之一。同学大都是全国各地剧团的演员，基本功扎实、表演经验丰富，毫无基础的王蓉蓉压力陡增。对京剧的痴迷和不甘人后的上进心给了她极大的动力，王蓉蓉成为班里最刻苦的学生之一，每天除去吃饭睡觉，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戏、练戏上。

“第一个学期整整半年时间，学校大门我只出去过4次。每周从周一到周五，每天8节课，只有周六是6节。每天吃过晚饭，大家都是忙不迭地继续找教室练戏，学校担心学生无法保证休息，不得不在晚10点把教学楼锁起来。”王蓉蓉仍清楚地记得忘我投入的学生时代。

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同学跟着老师走一两遍便可掌握要领，而王蓉蓉必须靠课下反复练习。

“凭着一股韧劲和拼劲”，王蓉蓉彻底将自己融进了戏里，体会着另一个世界的喜怒哀乐。天分、勤奋、执着成就了王蓉蓉，虽然从17岁才开始京剧启蒙，但相比他人毫不逊色，令人赞叹。





王蓉蓉和丈夫杜鹏

得遇良师，璞玉成器

老师的点拨亦是王蓉蓉技艺精进的关键所在。王玉蓉、蔡英莲等教师对这个资质出众、勤奋好学的学生青睐有加，毫无保留地将京剧的技巧、精髓传授给她。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，王蓉蓉先后学会了20余出唱工戏。经过时光的打磨，王蓉蓉华丽柔婉、刚健清新的嗓音，真切自然、端庄稳重的表演越发有了光彩。

第一个学期结束后，彩排的头一出戏便是《二进宫》。王蓉蓉很珍惜这次对外公演的机会。恰巧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、张派青衣创始人张君秋老师前来观看，第二天，张君秋特意来到学校，询问扮演李艳妃的是哪位同学。王蓉蓉连忙站了起来，心里七上八下，在京剧名家面前有些不知所措。张老师赞许地说：“这孩子是个角儿胚子，老祖宗有戏饭给你吃。”王蓉蓉懵懂而又欣喜地听着，并不太明白“戏饭”和“角儿胚子”的具体含义，但得到了张君秋老师的赏识，心中的成就感无以言表。

张君秋老师凭借多年的经

验，看人极准，他看中了王蓉蓉出众的音色和高雅的气质，认定她未来必将成为“大青衣”。从第二个学期开始，王蓉蓉便跟随蔡英莲老师学起了张派戏，逐渐体味着张派的魅力。仅用一年半时间，王蓉蓉便以一出《四郎探母》声名鹊起，成为当时中国戏曲学院少数的“科里红”。整个大学时代，王蓉蓉演出的《大·探·二》《西厢记》《赵氏孤儿》等经典剧目都经过张君秋老师亲自把关。此外，张老师还亲授了《坐宫》《望江亭》《状元媒》等剧目，令王蓉蓉获益匪浅。

1983年，央视举办了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，举国瞩目。张君秋老师受邀后，说道：“今天我就不唱了，我带了两个学生，他们为大家献上一段。”在春晚的舞台上，王蓉蓉凭借一曲精彩的《状元媒》，让全国观众记住了这个仪态万方的青衣演员。

直到今天，张君秋老师对艺术一丝不苟的态度和高尚的人格魅力，仍让王蓉蓉刻骨铭心。

“张老师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‘认真’，台上台下都一样。他对细节有一种近乎苛刻的严谨，

我们头上戴的、身上穿的、脸上的妆容……每一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”毫无疑问，王蓉蓉身上也镌刻着精益求精的烙印。在排练现场，一向温和大度的王蓉蓉犹如换了个人——“较真”“不留情面”。表演中稍有磕绊，王蓉蓉便果断地示意大家暂停，在细节上再三订正。“集中点。”“我们重新来一遍。”“注意节奏。”“所有演员都要投入。”她的声音在阳光充沛的练功厅回响着，像一只不知疲倦的、精准的钟表，矫正着每一个细枝末节。

博采众长，臻于化境

大学毕业后，王蓉蓉被分配到北京实验京剧团（后并入北京京剧院）担任青衣演员。入团不久即主演《望江亭》。此剧于1984年1月参加了北京市中青年演员调演，在13位获得优秀表演奖的青年演员中，王蓉蓉名列第一。初出茅庐便迎来了“开门红”，但她丝毫没有松懈，张君秋老师的话一直是她心中的定盘星。“演戏一定要做到每演一场，都要跟第一次演出时一样，千万不可‘演油’了，否则，将来无论演什么戏都不会认真。”

京剧艺术犹如一个充满了魔力的童话世界，吸引着她、鼓舞着她，在这番天地里，王蓉蓉找到了最为真实的自己。这里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藏，让她甘愿穷尽一生去求索。王蓉蓉一路收获着鲜花和荣誉，获奖无数，多次进入中南海为领导演出。但她从未停下脚步，时时反省，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状态。

1996年，王蓉蓉以优异的成绩入选第一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。在这个被誉为“中国戏曲界的‘精英班’”中，除

了继续强化专业表演，王蓉蓉不断丰富着历史、哲学、文学等知识。“学戏一定要多读书，开思路，不然身段再好，嗓子再亮，也不会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。”王蓉蓉深知知识内涵对于京剧演员的重要性。

“学艺应取法乎上，破除门户之见，博采众长，见贤思齐。”王蓉蓉始终铭记先师的遗嘱，广纳众家之长，在3年的研究生班中，主动跟随艾美君老师学习了《游龙戏凤》《霸王别姬》《贵妃醉酒》《挂帅》等许多注重舞蹈和身段的梅派戏，为自己的表演风格注入了新颖的元素。

京剧艺术的最高境界便是“化境”——京剧表演艺术家用戏曲描绘一幅精美的图画，余音绕梁，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多年来，王蓉蓉潜心钻研张派艺术的精髓，注重挖掘京剧的深层次内涵。“无论是学哪个流派的戏，一定要先继承，但继承不是表面、浮皮潦草地继承，而要扎实、脚踏实地地去继承，就如同学书法，在临摹到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，才能考虑去发展和创新。继承张派艺术，其中很重要的是根据自身的条件来‘化’，根据特定的剧情、人物来‘化’，这个‘化’就是创造。”

王蓉蓉以独到的洞察力不断自我突破，尤其是《蔡文姬》成为她表演技艺特长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出，其艺术水准逐渐臻于化境。作为全剧的主人公，蔡文姬共有大小唱段130多句，虽板式变化繁多，腔调新老杂糅，但人物感情起伏变化的脉络、意境铺陈渲染的强度，却布局严整、构思巧妙。王蓉蓉除了高腔低腔长歌短调驭轻驾熟外，无论老腔

的运用还是新腔的张扬，都能化为对人物精确的描绘。

全情投入，发扬传承

自2007年担任北京京剧院一团团长以来，王蓉蓉便多了一重管理者的身份，肩上的责任更重了。她不但常年活跃在一线舞台上，还要带领全团进行艺术生产、演出，创造市场效益。短短几年来，一团圆满完成了大量演出任务，在剧院人才、品牌、营销的三大战略中，取得了突出业绩。对王蓉蓉而言，一颗永不放弃的责任心便是她所有行为的最佳诠释。

丈夫杜鹏可谓是最了解她的人，一直默默支持着妻子的事业，“蓉蓉事业心非常强，她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不计个人得失。一团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，演员文化层次高、实力强劲。蓉蓉在团队管理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理念，站在院团宏观发展的角度进行规划，增加了全团职工的演出机会。”

作为张派青衣的传承人之一，王蓉蓉在培养学生上向来毫

不惜力，下足了功夫。丈夫杜鹏是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的班主任，他也常常邀请妻子到课堂上来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。“教师和演员是两种范儿，演员对学生的提点是书本上学不来的，然而教戏比较毁嗓子，但蓉蓉从不计较。”王蓉蓉更看重的是学生的进步，讲起戏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，手眼身法步每一个细节都追求完美。在王蓉蓉的耐心指导下，王盼、张璇、张倩等学生不断地成长起来，成为张派京剧坚实的后备力量。

一笑一颦，浅唱低吟，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……时光流转，王蓉蓉忘情地演绎着每一个角色的命运，人如戏戏如人，亦真亦幻。好一个芳华无限的大青衣！京剧艺术，既是她最初的梦想，亦是她终极的追求。30多年来，京剧的魅力如甘醇的美酒般愈陈愈香，令王蓉蓉如痴如醉。曾经的荣耀业已放下，京剧艺术之路永无止境，王蓉蓉从未停止脚步。

编辑/麻雯 mawen214@163.com



《沙家浜》排练现场